

林氏選評名家文集

竇道園集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虞道園集選序

元人文好馳騁。如姚端甫之牧庵集。張養浩稱其文才驅氣駕。縱橫開合。紀律惟意。如古勅將率市人戰。鼓行六合。無敵不北。余讀其文。果浩瀚縱恣。於碑版之文尤長。顧心病其豪。未敢引以爲是。嗣讀道園集。則作止進退。咸有紀律。誌銘之文最夥。而一一原本史漢。無泛設之語。無傷氣之言。卽雜文亦皆具有精意。左吉刻本訛謬百出。余就學古錄原本。選若干篇。序而存之。嗚呼。元代非右文之世。而道園拔出於其間。猶廬陵之在北宋。彼牧庵諸老。始如王弼洲之於震川乎。王戊四月。亂中。七十一叟林紓書於煙雲樓。

虞道園集選目錄

戒子通錄序

春秋胡氏傳纂疏序

楊叔能詩序

送饒則明序

國朝風雅序

易南甫詩序

曹士開漢泉沒稿序

送楊生序

送昌上人詩序

極高明樓記

環翠亭記

撫州路重修宣聖廟學記

林氏選評名家文集

瑞昌秦氏義學記

考亭書院重建文公祠堂記

羊角洞天記

青雲亭記

君子堂記

寫韻軒記

海樵說

蕭淮仲又字記

劉彥溫字說

鄧漢傑改漢淳字說

平心說

答方仲約論春秋

答張率性書

題楊將軍往復書簡後

題宋孝宗書貞觀遺事

題和寧志

跋陳信仲行卷

贈咬住學士孝友卷

題岳飛墨蹟

跋朱文公白鹿洞賦草

題劉貢父蘇子瞻兄弟鄧潤甫曾子開孔文仲

兄弟廣和竹詩墨蹟

題張彬孝義手卷

跋晦翁書後

跋柳誠懸墨蹟

跋申屠君墓表後

戶部尙書馬公墓碑

翰林學士承旨劉公神道碑

熊與可墓誌銘

曾巽初墓誌銘

王伯益墓表

賀丞相神道碑

知昭州秦公神道碑

真定蘇氏先塋碑

潁川郡侯諡文肅陳公神道碑

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司追封天水郡伯趙公

神道碑

臨州隱士孫君履常墓誌銘

李仲華墓表

虞道園集選

崇仁虞集伯生著

戒子通錄序

愚嘗聞之人受天之命以生。亦猶子之稟父命而行也。君子畏天命。而不敢違。猶孝子之從父命。而不敢忤。事天事親其致一也。人之事天。而不求於事親。則不可以爲人。子之事親。而不足以事天。則不可以爲子。是故父命卽天命也。同一至仁而無私者也。然而天不能爲諄諄之誨也。知命者觀乎風雨霜露之迹。變化消息之故。而得之。詩云。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庶幾奉以周旋者乎。故曰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肅玉女於成也。莫非惟其所命。而順受其正者也。事親之道。亦若是而已矣。夫親之於其子也。蓋無不愛焉。欲其善良。欲其賢智。欲其福澤長久。而不欲其兇惡愚不肖。不欲其困乏短折。其心無有異者。語曰。厲人生子。夜而求火。是欲其子之善者。至於凡庸盡然。況中人以上乎。是故愛之至則慮之深。知之明則言之切。或因其材。或因其事。或抑其過。或勗其不及。或正其偏。或定其是。以啓迪其所未知。而增益其所可進。雖人品不同。而立言遠近。

淺深頓異。要其指歸。皆愛其子而已矣。天理之公。孰有著於此者乎。昔靜春劉先生。輯凡爲人父者之戒。其子言載書傳者。以爲戒子通錄。意其所以謂之通錄者。豈不以天下之爲人父者。各以其愛子之心。而爲之戒。天下之爲人子者。皆可因其所愛。而省念之。如聞其父之命。親在。求之容色辭氣之接。而不能盡也。卽此書以充其所未達。親沒。思其精神志意之微。而皆不及聞也。卽此書以徵其所欲知。一語默動靜。無非受命於其親者矣。天理寧有間斷乎。集嘗得其書。而敬愛之。服行之。明不敢後也。他日至臨川。劉氏之族在金谿者。多賢俊。每舉其先世遺書相示。僕慨然問之曰。戒子通錄亡恙乎。有曰。儼叔熙者。對曰。是吾世守以保族者也。敢忘之乎。集曰。子之家顯且二百年。豈偶然乎。蓋又聞之。孝弟之順德。視犯上作亂之惡。其間之相去。甚不相似也。而有子推兩端之極。於一言之間。豫章羅先生曰。天下無不是之父母。而陳公了翁推致之曰。亂臣賊子之起。常始於見父母之不是。烏乎。不受命之害。至於如此。三君子之言。所以有功於萬世名教者也。而忽焉者。不足以知其言之有功也。必有觀乎此書。而用力焉。則能惕然恐懼。而所以盡心於事天事親者矣。子盡刻而廣之。儼曰諾。明年以成書來告。因請題其說云。

文不求高唯求是推原人父愛子之誠切語語入情使家庭革命之人讀之其類當有泚也

春秋胡氏傳纂疏序

昔之傳春秋者。有五家。而鄭夾先亡。學春秋者。據左氏以記事。以觀聖筆之所斷。而或議其浮華。與經意遠者多矣。是以公穀據經以立義。專門之家。是以尚焉。唐啖趙師友之間。始知求聖人之意。於聖人手筆之書。宋之大儒。以爲可與三傳兼治者。明其能專求於經也。然傳亡。存者惟纂例等書。意其傳之所發明。無出於所存之書者。清江劉氏。權衡三傳。得之爲多。而其所爲傳。用意奧深。非博洽典禮於舊文者。不足以盡明之。是以知者鮮矣。蓋嘗竊求於先儒之言。以爲直書其事。而其義自見。斯言也。學春秋者。始以有求聖人之意。而無傳會糾纏之失矣。程叔子所謂。時措之宜。爲難知者。始可以求其端焉。胡文定公之學。實本於程氏。然其生也。當宋人南渡之時。奸佞用事。大義不立。苟存偏安。智勇扼腕。內修之未備。外攘之無策。君臣父子之間。君子思有以正其本焉。胡氏作傳之意。大抵本法於此。蓋其學問之有源。是以義理貫串。而辭旨無不通。類例無不合。想其發憤忘食。知天下之事。必可以有爲。聖人之道。必可以有立。上以感發人君天職之所當行。下以啓天下人心之所久蔽。區區之志。庶幾夫子處定哀之間者乎。東南之人。賴有此書。雖不能盡如其志。誦其言如凜然。猶百十年。至其國亡。志士仁人之可書。未必不出於此也。然其爲學。博極羣書。文義之所引。不察者多。

矣。國家設進士科以取人。治春秋者。三傳之外。獨以胡氏爲說。豈非以三綱九法。赫然具見於其書者乎。而治舉子業者。掇拾緒餘。以應有司之格。旣無以得據事直書之旨。又無以得命德討罪之嚴。無以答聖朝取士明經之意。新安汪克寬德輔。以是經舉於浙省。其歸養也。能以胡氏之說。攷其援引之所自出。原類例之所始發。而盡究其終。謂之胡氏傳纂疏。其同郡同氏。前進士澤民叔志父詳叙之。夫讀一家之書。則必盡一家之意。所以爲學也。推傳以達乎經。因賢者之言。以盡聖人之志。則吾於德輔。猶有望也。

胡氏之書淹貫精實。文中言之初無遺義。雖其書爲時所禁用。然終不可漫滅。

楊叔能詩序

人之生也。以其父母妻子所仰之身。以治乎居處飲食之具。外有嫺戚州閭之好。上有公上貢賦之供。固其常也。然而氣之所稟。也有盈歉。治之所運。也有治否。而得乎利害。休戚吉凶。有頓不相似者焉。於是處順者則流連光景。而不知返。不幸而有所嬰拂。飢寒之迫。憂戚之感。死喪疾痛之至。則咨嗟號呼。隨其意之所存。言之所發。蓋有不能自揜者矣。是故有知其然而思去之者。則必至於外其身以遺世。不與物接。求生息於蘊倫之外。庶幾以無累焉。然其爲道。則亦人之所難者矣。蓋必若聖

人之教。有以知其大本之所自出。而修其所當爲者也。事變之來。視乎義命而安之。則憂患利澤。舉無足以動其心。則其爲言也。淡泊而舒遲。闡然而成章。是以君子貴之。予行四方求之。而未之見也。又求夫昔之人。有詞章之傳。而合乎此者。必取而諷之。以寄予意焉。然而亦鮮矣。臨川危太樸。與其友豫章楊顯民。以其族叔父叔能所爲詩。一編以示予。觀其所游。不過州郡數百里之間。觀其所慕。則千古高尚之士。淡然有餘。而不墮於空寂。悠然自適。而無或出於傷怛。迺若蟬蛻汗濁。與世略不相干。而時和氣清。卽凡見聞而自足。幾乎古人君子之遺意也哉。吾嘗以此求諸昔人之作。得四家焉。則陶處士。王右丞。韋蘇州。柳子厚。其人也。蘇州學詩於憔悴之餘。子厚精思於竄謫之久。然後世慮消歇。得發其過人之資。高世之趣。於寬閒寂寞之地。蓋有懲創困絕。而後至於斯也。右丞沖淡。何婉於昔人。然而一旦患難之來。遽失所守。是有餘於閒逸。不足於事變。良可嘆也。必也大義所存。立志不貳。乃若所遇。安乎其天。若陶處士者。其知道之言乎。雖然。言不可以僞發。人不可以徒欺。千載之下。簡翰之存。苟有一人。諷詠於一日之間。則安所逃乎。是故君子尙論其本也。今有讀叔能之詩者。譬諸飮芻豢之旨。病夏畦之苦。而得一勺之清泉甘露。豈不悅乎。夫泉之所自出。露之所由降。尙善求之哉。

文祿推重淵明。而王章柳三家則陶氏入室之弟子也。而所遭與所操各有不同。文恕柳州而貢輞川皆精切不刊之論。妙能分析清楚。末三語收束餘音。纔樑。

送饒則明序

吾聞則明之曾大父神童君。幼穎異有大名。稍長與主一張先生洽爲友。增於豐城范氏。明春秋之學。未及顯而歿。及則明之父。好史學。家藏書萬卷。內附初散軼無存者。乃盡力購求。一二十年之間。史官之書。行於世者。掇拾略備。爲閣以庋之。手疏其目。以見得書之難。則明承世業。接見聞於父兄。材可以適當世之用。故翰林學士臨川吳公曰。吾郡世爲儒官。有裴氏饒氏。皆有鄒魯之質行。學術雅正。守醇謹而不變。然未甚顯於世。近年婁氏稍有仕進者。而饒氏猶遲之。其在則明。可以仕矣。今則明除韶州儒學正。將之官。吳公之言驗。而不及見之矣。乃求贈言於予。噫。昔者夫子嘗使漆雕開仕矣。使之仕。必可仕者也。吳公許則明以可仕。其必有所試矣。夫春秋道名分。實盡性之書也。分之上下弗辨。則民志不定。亂之所由生也。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之分立。則王道行矣。此教之大者也。夫古今治亂之迹不攷。則無以極事理之變通。又史學之不可不講也。則明持其家學。而佐其長以爲教焉。信乎其可仕矣。窮鄉下邑。無良師授友。以相發明。君子憂之。而爲之計。則明所持

以仕者如此。尙何疑哉。昔唐相國曲江公。實生是邦。人材之出。初無方所。則明毋忽而薄之也。今曲江宰長沙趙君。故信國諸孫。與予有世契。試出此而共詳之。

端整

國朝風雅序

夫欲觀於國家聲文之盛。莫善於詩矣。類而求焉。是爲得之。昔者延陵季子。見詩與樂於中國。心會意識。如身在其時。而親見其人。蓋以此耳。梁昭明著文選。其詩不必出於一時之作。一人之手。徒以文辭之善。惟意所取而已。然數百年間。篇籍散軼。幸有此可觀焉。而衰陋之習。或取此以爲學。則已微矣。河汾君子。有意於續經。漢魏之詩。殆必有取。然而其書不傳。蓋非偶然也。蓋嘗聞之。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邵子亦曰。自從刪後更無詩。蓋知聖人之意爾。昔者盛時。學道之君子。德業盛人。發爲言詩。光著深遠。其小人蒙被德澤。風行草偃。變化融液。莫或間焉。此所以一言可蔽之曰思無邪也。此所以王者之迹熄而後詩亡也。此所以刪後之無詩也。國朝之初。故金進士太源元好問。著中州集於野史之亭。蓋傷夫百十年間。中州板蕩。人物凋謝。文章不概見於世。姑因錄詩。傳其人之梗槩。君子固有深閎其心矣。我國家奄有萬方。三光

五岳之氣全。敦古醇厚之風立。異人間出。文物燦然。雖古昔何以加焉。是以好事君子。多所采拾於文章。以爲一代之偉觀者矣。然而山林之士。或不足以盡見之。百年以來。詩文之輯錄。蓋多有之。然雖多不足以盡其文。或約而不足以盡其意。亦其勢然也。監察御史。前進士燕人宋鑒顯夫。在史館多暇。其所會萃開國以來辭章之善。多至數十大編。自草野之所傳誦。亦皆載焉。庶幾可以爲博。而傳寫之難。四方又有不得盡見之病矣。建陽蔣易師文。著國朝文雅三十卷。而以保定劉靜修先生爲之首。許文正公繼之。終之以雜編三卷。庶乎其有意焉。嗟夫。若劉先生之高識卓行。誠爲中州諸君子之冠。而許公佐世祖成治道。儒者之功。其可誣哉。若師文者。其可以與言詩也。夫十卷以上諸賢。皆已去世。而全集尙有可攷載。如臨川吳先生之經學。具有成書。其見於詩者。泰山一毫芒也。窮鄉晚進。尙繇是而推求之乎。十一卷以下諸君子。布在中外。夫君子之爲學。苟不肯自止。則進德何可量哉。竊以爲未可距止於斯也。至於僕蚤持不足之資。以應世用。老歸休退。而求其在己者。尙歉然其未能也。片言隻辭。何足以廁於諸賢之間哉。亟除而去之。則區區之幸也。

凡身仕人國爲本朝總集序最難著筆。卽編次之人物稍有軒輊。亦足招忌。沈歸愚先生編本朝詩集。以錢牧齋居首。幾遭嚴譴。伯生序此集。亦不無憂譏畏譏之心。所謂十一卷以下

諸君子均生存之人也。詩皆未必能佳。微微加以策勉之言。殊爲得體。且亦不能不自留身分也。

易南甫詩序

詩三百篇之後。楚辭出焉。西都之言賦者盛矣。自魏以降。作者代出。制作之體。愈變而愈新。因唐之詩賦。有聲律對偶之巧。推其前而別之曰古賦。詩有樂歌。可以被之樂府。其後也。轉爲新聲。豪於才者。放爲歌行之肆。長於情者。變爲蕩滌之極。則又推其前者而別之曰古樂府。時非一時。人非一人。古近之體不一。今欲以一人之手。成一編之文。合備諸體。而皆合作。各臻其妙。不亦難乎。高安易君南甫。示予以賦若詩一編。盡其詩賦諸體。不蹈流俗。有爲而作。辭不苟造。蓋聞南甫之居。則康樂之故地。謝公之所封。而嘗游者也。林泉之日長。山水之興足。有得於昔人之流風餘韻。是以能然也哉。今夫江河之行。湖海之浸。或爲驚濤巨浪之壯。或爲平波漫流之閑。一窪之盈。一曲之勝。其所寓不相似。而各有可觀者焉。以水之同出一源故也。善賦之君子。又以其非常之才。有餘之興。隨所遇而有作焉。何患乎衆體之皆妙也。固哉予昔之言詩乎。蘇子由言其兄子瞻。平生無嗜好。以圖史爲苑囿。文章爲鼓吹。老亦棄去。顧獨好爲詩耳。嗟夫。予豈敢擬於古之人哉。會有耳目之疾。有閔園而

無所游觀。有鼓吹而不能以自樂。而心思凋耗。亦不復能詩。徒使弟子誦昔賢今人之詩。以自娛焉。南甫之所以惠我多矣。然南甫之意。豈徒然哉。予之少也。亦嘗執筆而學焉。聞諸同志曰。性其完也。情其通也。學其資也。才其能也。氣其充也。識其決也。則將與造物者同爲變化。不測於無窮焉。詩賦云乎哉。斯言也。南甫以爲有可採乎。

伯生以太醫胡羊鼻之故。因服人都仰曝日中。而目盲。此文似成其喪明之後。然靈警非凡。不似山之盲人口吻。

曹士開漢泉漫稿序

某早歲游京師。得見朝廷文學之士。大抵皆東魯大儒君子也。氣象舒徐而儼雅。文章豐博而蘊衍。從而詠之。不足其深廣。極其所至。不足以究其津涯。此豈非龜蒙徂徠之間。元氣之充碩。以發揮一代斯文之盛者乎。老而退伏於山林。想見其風采。聽聞其謦欬。漠然其不可得者久矣。曹君伏亨。以其先中丞文貞公詩文刻本。所謂漢泉漫稿并續稿見示。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能無百世之感乎。近者又使其客危觀。以書相示。曰是稿也。御史府請於朝廷。而刻諸學宮者也。民間未易多得。請約其篇目。小爲字。而刻諸家塾。以遺子孫。而傳諸同志。嗟夫。爲人子弟。拳拳先世之書。自非知爲孝之道。

者不能也。前集之序有之。公之生平。詩文當不止此。門生故吏。尙博采而附益之。蓋名言也。且夫千江之波。其水同原也。千枝之秀。其木同本也。卽一波一葉。可以求水木之本原。凡水凡葉。衍沃敷腴者。皆此原此本之所發揮。不可選也。豈得有所去取於其間哉。是以有書以來。旬日徬徨。而不能對。然而初得漫稿續稿。時有從遊臨川李伯宗者。借讀而三歎焉。以爲三百篇中。夫子獨取秉彝好德之章。以爲知道。蓋非學問。則不足以得其性情之正。未可以言也。其次則如唐杜子美之詩。或謂之詩史者。蓋可以觀時政而論治道也。流連光景云乎哉。於是輯之學問之所陳。政事之所繫。別錄之。蓋得百數十篇。取而觀之。非無意於斯文者。輒錄其目以爲配。其爲說蓋亦在所取乎。姑叙其說如此云耳。

清簡

送楊生序

豫章隱士楊君顯民。至于舍。有麗澤之樂焉。蓋嘗相與三歎而言曰。君子與天地同其體。充達而無外。而非固其形氣之私以貪生也。與聖人同其心。悠久而無窮。而非局於意識之鑿以執一也。故嘗觀於旦晝之所存。而忽失於應酬之時者多矣。又嘗觀於嚮晦之所息。而汨汨謬於夢寐之交者又

多矣。然則此心之神明。此體之限量。烏能充達至於純一者乎。他日其子原。自吳郡還。予問之曰。子亦有所遇乎。原曰。有神醫。活人不可勝紀。原從而問焉。以爲可教。而謂之曰。吾之學。嘗於中和之交。靜虛以待。知一身之氣來會。而覺其散還也。然後教之以脈絡之所經。并穴之所在。識之於己身。而無不熟。然後以之察乎人之病者。中於何經。起於何所。攻刺摩治而去之。蓋非常醫之所能也。又將往而受業焉。予曰。善哉。子行矣。君子學聖人之道而行之。而有所弗得焉。則學乎其道者。必有所差矣。法乎天地之運。而有所弗合者。則其所以行之者。必有所不同矣。學焉而無所不得。行焉而無所不同。然後推吾之所有。而以治乎人。達乎天下。所謂執柯伐柯。其則不遠者。予誦其言。略有合於予與顯民所談者。故書以示之。

說理之文能通脫至此頗爲難能而可貴

送昌上人詩序

爲禪學者。草食澗飲。以發明己事爲究竟。其徒相值於寂寞之濱。一言激厲。而頓有悟入。則能事畢。而邈乎相忘矣。初安有綱紀衆多之法哉。自其教行中國。始有爲之深計長慮者。爲之條約曰清規。嚴潔周密。卓然建立數十百年。不變而彌固。用能使豪傑奇偉之士。靡然委順。而枯槁絕物者。賴有

以自養。而事其事。及其至也。儒先君子。蓋亦歎其有禮樂之遺意焉。此豈一日之積哉。近世奉佛。號稱極盛。而名山大刹之間。或陰壞其法學。以利彼所謂究竟已事者。侵侵幾無以存其身。而清規微矣。鄧山昌上人。歷游諸方。獨爲此懼。迺攷禪宗傳流血脈之的。上溯六祖。繼明教嵩之譜。盡以爲圖。懷以來京師。思有以振之。然知其不可而遽去。殆其數然也。且上人一身。何往而不得安處哉。而拳拳憂其法之壞。若此。此其所存可知已。嗟夫。彼其爲教。非直天下之道揆法守也。然猶一日廢則不可以立。則大夫君子。獨無所警乎哉。予竊有感焉。因書以爲送行詩序。

語不類昌黎之激烈。然收束處仍歸入吾儒頗爲得體。

極高明樓記

華蓋之山。在崇仁上游。據地勢之隆厚。拔起千仞。上出霄漢。日星迴旋。無所障礙。雲雨之興。漠乎其下。若有人焉。凌空倒景。高鄰日月。而後足以對之。浮游於塵穢之中。沈溺於汙穢之下。生死不出於旦暮。起滅不踰於尋丈者。烏足以觀乎此哉。其山之陽。有水曰珠溪。余氏之族世居之。不知何代。而未嘗有他族間之。山如城郭之環。流泉中出。隱伏磐石。委曲淵注。始達於外。而居人耕田鑿井。養生讀書。無所外慕。以其地解而賦薄。遠出郡縣公上之供。給事而退。人亦無所求乎其間也。晉陶淵明